



过了35岁才明白父亲为啥爱喝酒

自我记事以来，父亲回家后，总是喜欢一个人倒上一杯酒，默默地喝，没事的时候，他甚至坐到深夜，而面前的那杯酒，却只喝了一小半。

有时候，我睡了一觉醒来，望着桌旁发呆的父亲，好奇地问：“为什么大人能喝酒，而小孩子却不能喝酒。”

父亲端起酒杯，望着满天的繁星，一脸疲惫地回答：“因为小孩子不喝酒也能开心，而大人不能。”

成年人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不公的命运、残酷的社会竞争、艰难的生活处境……无论其中哪样，都能把人生冲得七零八落。

过了35岁，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喜欢喝酒。

这时，本来不能喝酒的小孩，已经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

但父亲，或许在这边，或许在那边。我们怅然，只有端起酒杯——来，咱爷俩喝一口。

父亲节到来之际，我们为你讲3个故事。或许，酒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酒，父亲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父亲。

酒坛

□兰杨花

父亲的酒坛里总是泡着各种药材，也不知他从哪里找来的。有治疗腰腿酸痛的杜仲，活血行气的川芎，补气养血的黄芪，降低血压的石斛，一屋子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玻璃罐。人参太贵就用党参代替，枸杞红枣塞了大半坛。只要听到人家说什么泡酒可以治什么病，就跑去买，然后一股脑塞到酒坛里，有时塞到一个玻璃罐子里。看着里边深深浅浅的红，我时常眉头紧皱。父亲却时常在饭桌上展示他的各种药酒的口味和药效，并且一定要夸大这酒的功效。我也只能在心里叹气。

父亲年轻时是村里的重劳动力，为了修李家沟水库，他和一班叔伯天不亮就要出工，走两里路。那条两千米长、带着十米高拱桥的引水渠，是我所见过的农村水库中最雄伟的引水渠。到现在，我依然时常在想，到底哪些石头是父亲抬上去的呢？我脑海中闪现出的热火朝天的劳动画面似乎越来越清晰。父亲和他的伙伴们额头和后背淌过的和着泥灰的汗，青筋直暴关节突出的大手挽过的粗绳，摸索得溜滑成了酱黄色的碗口粗的木杠子，不到十天就踩踏得脏兮兮的草鞋，被太阳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的肩膀和被手锤磨出一个又一个血泡的手掌，以及补了又补的针脚密实的肩搭子。父亲最渴盼的恐怕就是回到家后，母亲烧的一桶滚烫的洗澡水，带着太阳余温的干净衣衫，和饭桌上小半碗烧酒了。

父亲的酒量并不好，属于“饮少辄醉”那种。他喝酒多数时候是为

了解乏，一天的重活干下来，身子早就散架了，喝一点酒，慰藉一下心内的疲惫，也让紧绷的身子舒缓一下。有时候他高兴，会用筷子蘸一点塞到我嘴巴里，辣得我眼泪直流。然后笑眯眯地问我：“女儿哪，你长大了会给我买酒吗？”母亲在一旁气得拿筷子敲碗，但是父亲不以为意，下一次吃饭照旧这么干。可能因为从小就吃筷子酒的原因，长大后的我，也多少能喝点。当然，也给父亲买酒。

父亲现在每顿饭都会自己倒一点酒。一个不大的玻璃杯，最多就是半两，慢慢地抿，慢慢地捏着筷子夹菜。也不知道泡的什么，父亲喝完时常咂嘴回味。有一次，我倒了一瓶枸杞红枣酒给他。他喝了之后很是惦记，说味道极好，让我再倒一点去。但父亲并不适合喝酒，因为他血压很高。我二叔曾经痛心疾首地批评他：“血压这么高，还喝酒！你不要命啦！”父亲却照样喝。

我从来不管着父亲喝酒，有什么好酒，都给他带一点，让他尝尝。父亲从十岁拿得动锄头起，就开始种田，一辈子勤勤恳恳，劳作不辍。他对生活，尤其是吃穿住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大约酒对他来说，就如同一位老友，时常穿越了时空与他对话。或许，酒更能抚慰他的许多遗憾和不甘，在日渐迟钝的味觉和视觉中，牵引着他向前。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酒杯

□巴山狼

我家饭桌上，常年放着一个小玻璃瓶，那是父亲的专用酒杯。

父亲喜欢喝酒。

之前，亲戚间在节日走动，会带一两瓶酒作礼品。父亲的老表春节来我家，也带了两瓶酒，圆玻璃瓶，商标纸上有黄色隶书“沱牌”两字。父亲端详那酒，看酒的清冽，看商标，然后，小心地把酒收藏在柜子里。那一年插秧“减工”时，父亲拿出收藏的酒，盛情款待了帮忙插秧的乡邻朋友。那时没有酒杯，酒倒在碗里，你一口我一口地在桌上传着喝。插秧师傅品咂着酒，夸赞声和酒香弥漫满屋。从此，喝酒时，父亲常被推作执壶人。谁家有了新酒，也总会邀他去品。

后来，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碗里有饭，盘里有菜，桌上不能少了酒。于是烤酒的小作坊渐渐多了起来，家家户户都不缺“包谷烧”。杀猪宴上，团年饭桌上，也有了更高层次的酒。大哥放了寒假从单位回来，带了一箱酒。那时，喝酒不再用碗，把酒倒杯里喝似乎显得有品位些。父亲也给自己备了一个酒杯，那是一个麻辣鲜瓶子。麻辣鲜吃完，母亲说，这个可以当酒杯。父亲就亲手洗干净，特意在除夕夜“启用”这个酒杯。他慎重地把酒倒入那个酒杯里，端起酒杯，祝愿我们几个在上学的学业有成，还特意给不大喝酒的爷爷倒了一小杯。他的笑容在灯光下显得有些特别，那年的团年饭，给人一种很上档次的感觉。随着大哥师范毕业开始工作，父亲的腰杆，也可以在村子里名正言顺地挺直了。那一年，父亲喝得有点高，在守岁的火笼里，特意把我叫到面前，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大年初一时，带着两瓶酒，去给舅爷拜年。

大姐谈了男朋友，在征得父母同意后，我未来的大姐夫来家里，提了两瓶酒。母亲特意烧了几个好菜，大姐在一边打下手，几个人说说笑笑，让略显拘谨的未来女婿也放松了许多。父亲豪爽，用他的麻辣鲜瓶子与我未来的大姐夫对饮。几杯下肚，父亲说话的声音逐渐大起来。父亲说，他一生中喝过太多种酒，经历过大小不一、层次不同的酒局，从来没人喝趴下过。我那个未来的大姐夫机灵得很，趁机一杯接一杯地敬我父亲，两个人你来我往，不知不觉之间，一瓶很快就底朝天了。父亲喝得正在兴头上，拿着酒杯大声喊，倒酒，倒酒。母亲一个眼神止住了他的酒兴。父亲有些不舍地放下酒杯，走到屋外，点燃旱烟，继续神吹海侃他的酒桌轶事。

在父亲花甲之年，我们提醒他要保重身体，他逐渐减少了农活。酒在他的生活中却越来越重要，酒风也随漫长的路，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不再看重酒的品牌，日常改为喝小作坊酿的粮食酒。这被他称为养生酒，大约是他对绿色生态的最好表达了。饭桌上，常年摆放着那个麻辣鲜专用酒杯，无数次清洗，瓶子外面的包装纸早没了，广口的瓶盖，依然是麻辣鲜最初的那个塑料盖，他特意给盖子蒙了一层薄膜。父亲认为这样盖得紧些，杯子里没喝完的酒，下一顿或者第二天喝，酒不会跑气，味不会变淡。起初，他每天倒一杯酒，中午和晚上各喝半杯，每次约二两。几年后，一次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喝酒越来越不节制，很多时候，早中晚吃饭时喝，晚上睡觉前还要喝。当天晚饭，我特意陪父亲喝了点儿。我注意到，父亲在脱衣上床前，走到堂屋里，拿起桌上的酒杯，扭开盖子，一大口酒下去，起码超过一两酒。什么也不吃，径直回到卧室，满意地脱下衣服，惬意地开始睡觉。第二天吃早饭，父亲特意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喝一点。我趁势劝，喝酒尽量有规律一些，比如，之前在每天中午和晚上喝一点，就很好，养生。父亲说，现在这样也很好啊，吃饭有酒，饭后抽烟，这日子赛神仙了。我说，那是“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父亲把他的酒杯往桌上一放，满足地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就是活神仙。

2011年春节，我伯父去世，父亲很难过。送伯父上山后，父亲突然病倒了。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医院诊断是脑梗死。大约是连续熬夜，悲伤过度，加上喝了酒。医生说，这病要长期康复治疗，不能再抽烟喝酒。我们很担心，父亲喝酒抽烟这么多年，一下子怎么能戒得掉？当时正赶上我调到省城上班，我在电话里问，母亲说，我爹不抽烟也不喝酒了。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跟母亲说话了。放假回家，看到经过治疗的父亲依然走路不顺畅，说话很老火，他已滴酒不沾，酒杯空空地放在桌上。有人戒烟戒毒，跟戒毒一样难受。一个烟酒不离几十年的老人，突然就远离了烟酒，这会给他带来怎样的难受啊？父亲除了有烟酒嗜好之外，不打牌，不下棋，更没有其他爱好，这以后的岁月，不再端起酒杯，他该怎么去跟生活过招呢？

直到父亲离开我们，再也没沾过一滴酒。他用了很多年的酒杯，一直在饭桌上。每次回老家，我都要把那个杯子上的灰尘擦拭干净。

(作者系高中语文教师)

酒事

□王玉初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就是从木梯子上阁楼帮父亲拿酒。

年轻的父亲平时并不怎么喝酒，但家里来了朋友会喝得欢。喝完一瓶后，他就唤我去楼上拿酒。每逢过年，他总会买回两件酒，放在阁楼上，喝完就去拿。酒边还有装着我爱吃的板糖的小缸。帮父亲拿酒，我会顺便带块糖，咬在嘴里。所以，对拿酒的差事，我从来不拒绝。

父亲是个好客的人。朋友来了，他虽不胜酒力，但会硬撑着敬酒。他们酒过三巡后，不知还会加几巡。最后，客人东倒西歪地离开了，父亲也醉了。

父亲醉酒，是我们十分担心的事。他醉酒后不会倒头去睡，而喜欢闹腾。有一次，他在外面喝酒，喝多了。母亲和我去接他回来。正巧，一辆车从我们身边经过。那个司机见一个人走路晃悠悠的，便按响了喇叭。父亲听后，不知是哪里来的脾气，捡起砖头要砸人家的车。其实，那车早就跑得没影了。母亲担心他拿着砖头会砸坏别人家的东西，便与他抢砖头，场面就像两个人摔跤。母亲摔倒了，父亲就往前跑，说是

去追车。父亲在前面跑，母亲在后面追。跑累了，父亲直接坐在地上歇会儿。母亲追上来，他又掉头跑，就是不回家，实在像大人追小孩。

母亲无奈，让我回去找奶奶来。

小脚的奶奶匆匆赶到，大喊一声：“你又发什么酒疯？”

父亲像被点了穴道一样，立马安静下来。奶奶没惯着他，上前就是一个大嘴巴子，还叨叨个不停：“叫你不要喝那么多酒，就是不听……”

我和母亲走在后面，偷偷地笑。母亲倒是会抓机会，提了提我的耳朵，说：“你长大后要是学你爹这样，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有一年电视里播了个假酒喝伤人的消息。母亲决定腾出一块小田，种上糯谷。年底，请了邻村最好的酿酒师傅来家酿酒。酒蒸馏出来后，酒香在我家弥漫了很久。父亲还特意买回两斤冰糖，倒进酒缸，说这样的酒更好入口。我用筷子蘸了一点，放在舌尖尝了尝，辣得很。

母亲不用担心父亲买到假酒。可一大缸糯米酒，没等到年底，就见底了。那一年，父亲醉酒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此后，我家再也没酿过酒。

父亲也戒过一阵子酒。那次，父亲觉得自己的喉咙里像有个什么东西黏着，便去看医生。医生说可能是息肉，便用激光手术给处理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以后喝不成酒喽！”那是来自于医生的嘱咐。

在谨遵医嘱二年后，父亲又开始喝酒了，只是醉酒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很多。

奶奶过世后，我们担心以后再没有人能制止父亲喝酒。他再一次醉酒后，母亲去接他。那一次，他没有跑，乖得像个小孩子，跟在后面直接回了家。原来，父亲醉酒后像个小孩，得有个人管着——以前是母亲，后来是妻子。

父亲还在喝酒，一日两餐，但再也不会醉了。他找了一个只能装七钱酒的小杯子，中午和晚上各喝一杯。这份自律，是他对自己健康的守护，也是对妻子和全家的承诺。

(作者系江西省作协会员)

